昌国卫的古井

古　迹

毛亚莲　文/摄

古城墙的残垣断壁

古井

渔港马路好似长条幅，逶逶迤迤地铺在石浦港畔。条幅外侧的港湾里，渔轮扎堆，东一簇西一簇如一个个欢快的音符；条幅内侧的渔镇上，房屋扎堆，挤挤挨挨充实了渔港周围的沟沟壑壑。而昌国卫，恰似一枚闲章，远远地落在条幅最北边的落款处。

昌国卫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海，像一位老者稳稳妥妥地坐在交椅里，慈祥、安静。一条条窄窄的巷弄如猪肚肠在密密匝匝的楼群里弯来绕去，人走在这里，有一种要被夹扁的感觉。特别之处是，你随便拐进哪个巷弄，在褶皱处都能见到一口或两口黑洞洞的水井，它们大多苔痕斑驳，有圆口，有方口，有高井口，有扁井口。听说以前它们有400多个兄弟姐妹，岁月变迁，如今只剩99个了。

昌国卫西北角，有一条巷弄叫“九井巷弄”，一路数去，满满当当9口井。听说以前昌国卫的每口井，和人一样有名字，但现在还能叫得出名字的只有23口，如大庙井、石垒桥井、六角井、苏祠下井等。这些水井的井圈，有些是用整块石头凿出来的，内壁由无数石块垒成，壁上沾满青苔，井水丰盈，水汽氤氲。也有些井口被后人浇上了水泥，因时隔多年，打水的人多了，也呈现出古旧的模样，在时光里静静地沉淀出一种沧桑的质感。其中大庙井有六丈深，与勇南王神座下那口井相通，井水久旱不涸，清冽甘甜，能疗疮痍。明代时这里出过一个榜眼，姓邵，后成为宰相，相传就是因为经常饮用这口井的水才高中榜眼，所以，这里被当地百姓视作宝井圣水。

我是一个外乡人，当看到这一口口黑洞洞的水井时，感觉它们有种奇怪的张力，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。进一步了解后才得知，它们是抗倭时期军队的产物。明洪武十七年（1384年），倭寇骚扰东南沿海，朱元璋推行卫所制，在沿海要害地带设置了大量卫所，形成一道坚固的“海上长城”。按照明代的军事编制，卫所筑有城池，是主要的屯兵之所。昌国卫的前身是舟山的定海卫，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，定海卫迁至东门岛，后因海岛交通不便又迁至附近的后门山（即现在昌国卫所在地）。可见，昌国卫是军事名称，而非地名。明亡后，卫被废除，“昌国卫”才演变成地名保存下来。水源是重要军用资源，因此当时将士们在这里掘啊掘的，掘了这么多黑咕隆咚的水井。

那时昌国卫常遭倭寇大规模侵扰。倭寇所经之处，劫掠焚杀，死者狼藉，庐舍一空。其中最为惨烈的一次发生在明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年）闰三月底。海贼王纠集倭寇大举入侵昌国卫，第二天攻破城门。百户长陈表率军浴血奋战五天五夜，将士、百姓死伤过半，血流成河，陈表战死。后戚继光派俞大猷率军平定。传说当时每口井的水都被鲜血染红。为纪念阵亡的将士，至今西门外还立有忠烈坊一座。嘉靖帝曾下旨：将每年的清明节和十月初一定为昌国卫缅怀阵亡将士之日，叫“一年两头会”，这个“会”一直延续至今。

村东首有一座海拔七八十米的小山，叫鼓楼山，山上原有鼓楼，是军队操练时鸣锣击鼓指挥之处。立于山顶眺望，视野开阔。据当地村民口口相传，当年的昌国卫，城墙高三丈三尺，沿海环山筑造，顺山势蜿蜒起伏，西依大明山，东临皇城沙滩，全长数千米，如巨龙盘绕山间，山海相衬，颇有气势。让我感到遗憾的是，偌大的城墙，如今只剩下西北角那一处残垣断壁。

时光流转，万物生生灭灭。在乡土经济向工商经济迅速转型的过程中，全国各地一座座新城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。它们有的因获得了独特的发展机遇，从一个小渔村一跃成为大城镇。有的却由于种种原因，从历史上的“名角”沦为“配角”。如今的昌国卫已成为石浦镇设办事处的一个小小的建制村。

当我穿行在铺满青石板的巷弄里，绕过那一个个浸染了历史沧桑的古井时，忽然读懂了它们此时的心情。

扭痧的滋味

慢时光

蔡能平

扭痧的滋味，有点痛，也有点爽。

入夏了，气温高，湿度大，老天要下雷雨。入夏了，人也一样，会中暑，要作痧。

脑昏昏，眼无神，手无力，脚也无力。作痧了，怎么办呢？喝“十滴水”吧，吞“藿香正气丸”吧，都行。其实，还有一种古老的、不吃药的简便之法——扭痧。

“帮我扭几下吧，我好像作痧了。”有时，身边无人，也可勾起食指与中指，对着脖颈，扑、扑，自己扭几下。扭痧，类同于刮痧，只不过后者要借助刮痧板或者瓷汤匙等工具，而前者徒手即可。其原理，都是外力作用于肌肤表皮，使局部皮肤发红充血，迫使痧毒排出体外。夏日里，脖颈上有红道、黑道者迎面而来，不用说，准是作痧被扭了。

“又犯贱了吧。”对于我的请求，妻子一边打趣一边抬手给我扭痧。妻的中指与食指，双双落在我的脖颈或双肩处，捏起、松开，捏起、松开，只需两三下，下手处就被扭红、扭黑了。接着，双手稍作移动，又继续扭捏……真神奇，有时只需三五下，无神的双眼，一下子像被电流接通了，眼前又明亮了起来。

“扭了，又好受了吧。”

“是的，再扭几下。力度还可大一点。”

也许是皮厚肉不痛，也许是意识到扭痧的疗效，尝到了扭痧的甜头，成人后，每次作痧，我总会“求扭”。可儿时呢，对扭痧，总是怕怕的。作了痧，一听要被扭痧，即使双脚无力，也想拔脚就跑。特别是“长脚姆”也来了，更是胆战心惊，恨不得“遁地而去”。

长脚姆，个子高，双手也不小。长脚姆的双手，就像两把蒲扇，在人前晃来晃去，特显眼。记忆中，长脚姆有两手“绝活”。一是做麦饼。一张麦饼，圆圆的，像极一个大脸盆。热腾腾的，递给你，够你饱餐一顿了。二是扭痧。手掌大，力气大，扭痧当然出手不凡。村子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她扭过。

“叫长脚姆来给我扭几下，你扭的不过瘾，汗毛也没压倒。”长脚姆是一位裹着小脚的六旬老太太，一身对襟衣服，很少到田里去。只要在院子里喊一声，随叫随到，很乐意出手相助。这时，长脚姆食指、中指微勾，“呸呸”吐两下唾沫，一把湿漉漉的“肉虎钳”，瞬时夹紧你脖颈上的一大块肉，再顺势往后一拉，只听得“噗”的一声，肉虎钳滑开了，皮肤上却现出一块深红。一下、两下，红块变黑块，脖颈就像变了天。这时，被扭的叔叔婶婶们，虽没挪过窝，但龇牙咧嘴的模样，想想应该也是很痛的。

而我们小孩子呢？到了长脚姆手里，呼天喊地，鼻涕、眼泪乱飞，手乱抓、脚乱踢，痛得只有发狂的份儿。“再扭几下，再扭几下。作痧作倒了，呆坐着，半天了，像只坐窝孵小鸡的大母鸡。”此时，长脚姆在小孩妈妈的央求下，总会言听计从，非得把我们扭得红一块、黑一块不可，非得把我们整得满头大汗、鼻涕眼泪满脸不可，好像不这样，事儿就没做完似的。扭完后，小孩子胸脯一上一下起伏着，条件反射般继续抽噎着。可不一会儿，看着小孩子又像风一样跑开了，玩去了，长脚姆也笑了：好了，扭了就好了。

至今，这样的场景，闭着眼睛都会浮现出来。

这些年，相较于妻的“蜻蜓点水式”扭痧法，我总会说起长脚姆，说起她的“暴风骤雨式”的扭痧法，说起她的乐于助人，说起曾经被裹小脚的那代人……

天上掉下的瓜

回　味

寒石/文　顾玮/摄

伏暑过后，几场透雨，小区一角突然葱茏起来，几株野生丝瓜通过一棵刚栽的桂花树作架梯，攀上一楼人家的防盗窗，缠绕纠结一阵之后，攀上二楼；又一阵缠绕纠结，眼下已经攀上三楼。那是一帘重叠郁积、赏心悦目的绿，像各家窗前挂了一帘绿色三叠瀑布。还有那大大咧咧、吹吹打打的黄花儿，像朵朵从瀑上溅出的金浪花儿，顺着绿瀑一路热热闹闹地绽放，嬉笑娇嗔，明妍醒目。自然也少不了一路悠荡的丝瓜儿，主妇们乐得从自家窗前捞根瓜给一家子做汤煮羹吃，笑言：“这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瓜。”

丝瓜属葫芦科，俗称布瓜、蛮瓜、瓠果等，《本草纲目》甚至有称“鱼”的。江浙一带则称天罗——天之网，天上的瓜。

丝瓜有大志向，善攀援、登高，是蔬菜界的励志哥。对丝瓜而言，平地是狭隘的开阔，扎根旷野是命运的不公和苦涩。任何一株丝瓜，无论居身何处，一块平地、一个墙角、一丝罅缝，抑或一片旷野，只要一息尚存，生命不止，不会放弃“向天”的努力。高处、天上，是它一生的追求。我在一处旷野上见过一簇野生的丝瓜，它们的藤蔓儿相互纠结攀爬，蔓延了厚厚一簇。不断有蔓儿从堆积丛中突围而出，摆出昂然向上的姿势，但是，过不了一晚，皆已倒伏成堆，之后又有一拨不信邪的蔓儿重新仰起脖、昂起头。丝瓜的志向在天上，它一直相信自己是天上的瓜。

丝瓜的攀援能力是无与伦比的。它不是爬山虎，不长吸盘一样的爪，它飞檐走壁、攀援登高，全凭蔓上滋长的貌似纤细柔弱脆嫩的须儿。那是丝瓜的手，却比手灵敏强韧百倍、千倍。几绺丝瓜须儿在虚空中摇晃，阳光把它的肌理透射，须尖微曲，看上去有些睡眼惺忪的样子。但是，一旦有什么让它觉得可以依傍，它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，蛇一样缠上、卷住，再不松手，直到天荒地老。丝瓜须儿不挑剔，无论一段枯树、一柱电杆，还是一堵残垣、一垛柴堆草蓬，甚或一条从空中垂下的铁丝草绳，只要遇上，能被它抓住，来者不拒，绝不嫌弃，之后大义凛然地把整支蔓的性命押上。某年春，小区绿化带里，我见有几茎丝瓜嫩苗冒出，即从六楼书房窗前抛一卷护套线下去。不几日，即见有蔓儿抓住护套线向上爬。之后我日日坐盼丝瓜勤奋攀高。至暑后秋前某日，书房窗前，竟真有绿苗冒出，紧紧抓住防盗窗的栅栏不撒手，叶展茎舒须卷曲，黄花可人，似打招呼，又似跟我打趣儿。

夏日是丝瓜的丰收季

一个墙角就能成为丝瓜的乐园

其实，丝瓜天天向上，并不想跟任何人有什么瓜葛，只想更贴近天空一些而已。因而我想，如果哪天从月球上牵根线下来，没准丝瓜也能攀到月宫桂枝上去。

“白粉墙头红杏花，竹枪篱下种丝瓜。”（宋·君端《春日田园杂兴》）丝瓜心气高，却不难种。犄角旮旯、石堆瓦砾，篱笆下，断墙前，只要能扎根，就能长得好好的。甚至连阳台花盆泡沫箱也能安家，只要勤浇水施肥，照样开花结果，回报你纤纤青碧丝瓜。家里种上两架，吃丝瓜基本不需上街采买。

丝瓜原产于印度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云：“丝瓜，唐宋以前无闻，今南北皆有之，以为常蔬。二月下种，生苗引蔓，延树竹，或作棚架。”描述了丝瓜自古之生长状态。至于“唐宋以前无闻”，则属误判。至少宋代已多有人咏丝瓜，除君端《春日田园杂兴》中提到丝瓜，尚有咏丝瓜诗多首，如杜北山“寂寥篱户入泉声，不见山容亦自清。数日雨晴秋草长，丝瓜沿上瓦墙生”；赵梅隐“黄花褪束绿身长，白结丝包困晓霜；虚瘦得来成一捻，刚偎人面染脂香”等。陆游也有“丝瓜涤砚磨洗，余渍皆尽而不损砚”之说法。

丝瓜味清鲜回甘，富有营养，具清热化痰解毒去湿、嫩白皮肤防止衰老等作用。随手摘来做羹汤，应力避赤油浓酱调味，最宜清汤清炒清煮，色泽淡雅，浅翠悦人。当然，并非不能与别的食材配伍，关键是得当，性相近者才合适。如放汤，水开了旋入蛋液，做成丝瓜蛋花汤就很相宜，明黄嫩绿相映，悦目开胃。配鲜香菇清炒，不但色泽口感宜人，营养也更丰富。此外，因丝瓜味清鲜纯正，与海鲜水产是绝配，如虾（包括虾仁虾皮）、蟹、淡菜、黄鱼等，或羹或汤或炒，皆清美可口。这或许亦是《本草纲目》称瓜为鱼之原因吧。

今春，于阳台栽两蔸丝瓜，入夏以来，一家子三天两头以丝瓜入菜，大快朵颐，甘美无比。栽丝瓜另有两大好处，可能被好多人忽略。蔓到三尺，我剪切其中一茎，茬口插入矿泉水瓶，隔夜得丝瓜露半瓶，很得某人欢心。丝瓜露有保湿防晒美白皮肤功能，被爱美之士称为“美人水”。老的丝瓜去皮，得籽和络各若干，籽留待明年再用，络作厨房洗涤用具，用来洗碗碟，干净利落，绿色环保，洗洁精也省了。日本人有用丝瓜络搓澡的习惯，我试了，整条的丝瓜络斜挎背上来回搓，免去背深手短之虑，头两回粗糙扎人，之后便只剩爽了。

丝瓜，果真是天上之瓜、人间蔬鱼啊。

金牙齿和银牙齿

道老古

俞亚素

当我闭上眼睛仰面躺在牙科的椅子上时，脑海里突然闪现孩提时代的一种玩法。

那时，父亲喜欢抽烟，我喜欢收集他烟盒里一层金色或者银色的内胆纸。

干什么用？说出来恐怕会笑掉你的大牙，我经常用它们来装饰自己的牙齿。只要一张嘴，就露出满口亮闪闪的金牙齿和银牙齿，很酷是不是？

当时，我记得村里好些大人嘴里有金牙齿或者银牙齿。住在我们家后面的阿柳阿姆嘴里就有两颗金牙齿，还是门牙，特别引人注目。得空时，她又特别喜欢来我们家闲谈说笑，我便盯着她的金牙齿看，心头着实羡慕。

两颗奶牙掉落时，我也曾暗自欢喜。这下子，母亲总该带我去医院装金牙齿和银牙齿了吧。夜里，躺在床上，我悄悄盘算着，我装两颗金牙齿好看呢，还是装两颗银牙齿好看呢。最后，我决定，一颗装金牙齿，一颗装银牙齿。结果，母亲说，放心，你的牙齿还会长出来的。

哎！母亲当真不懂女儿的心。我哪里是担心牙齿长不出来，我是怕它们再长出来。

然而事实被她不幸言中，果然没多久，新牙齿好似雨后春笋，“刷刷刷”地往上冒，无情地毁灭了我装金牙齿和银牙齿的美好愿望。

所幸，我生就一双慧眼，无意间发现了父亲烟盒里的一层内胆纸，有金色的，也有银色的。我试着撕下一点金色纸，对着镜子粘在牙齿上，然后张着嘴巴左看右看。嘿嘿，还真像金牙齿。一颗爱美的童心终于得以满足。是的，我竟觉得美！那一天，我故意咧着嘴、龇着牙，从村口晃到村尾，又从村尾晃到村口。我自信这回必是出尽了风头，要不，那些村民怎么老是盯着我的牙齿看呢？

那会儿当真恨自己的牙齿太牢固，让我没法去装真正的金牙齿和银牙齿。那会儿也总以为自己的牙齿有多坚固，永远屹立而不倒。直到某一天，突然惊觉，左边一颗大牙隐隐作痛。下意识地用舌头抵住它猛吸一口。天哪！疼痛感顿时如排山倒海般袭来，继而又如水波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，绵绵不断地冲击着左脸和左脑袋。

“牙痛不是病，痛起来真要命”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！

我捂着腮帮子，几乎跌跌撞撞地冲进牙科。看见身着白大褂的牙医，激动得差点大吼一声，“天使，救我！”

“牙齿没法补了，只能拔掉。”医生轻描淡写的言语将我的七魂六魄吓丢了一大半。“拔掉后，最好再装上一颗假牙，免得影响旁边的牙齿。”医生又补充了一句。

“假牙？就是金牙齿银牙齿的那一种？”话一出口，我就知道自己不是天真，而是傻。果然，牙医“噗嗤”一声笑了：“金牙齿银牙齿，那是什么年代的事了，现在有了更坚固更美观的烤瓷牙，看起来和真牙没什么区别。”

“哦。”我轻轻地吁了口气。

其实，我早就知道，童年时朝思暮想的金牙齿银牙齿很显老，正所谓“人老齿落”。然而当我明白这个道理时，我却要失去一颗牙齿了。

假牙安装完毕，揽镜仔细端详，果然和真牙无异。这使得我看起来依然很年轻很健康的样子。

可是，我明明已经失去了一颗真牙，又安装了一颗假牙，是我小时候心心念念想安装的假牙，是我现在竭力想回避的假牙。

临走时，我问医生要了那颗拔下来的坏牙，将它郑重地埋葬在一个花盆里，算是表达了对一颗牙齿的尊重。毕竟，它曾是我身体的一小部分，跟着我品尝过人生的酸甜苦辣，经历过世间的风雨晴雪。总以为会与它白头偕老，谁知今日竟先我而去，我怎能不表示一下哀悼？

金牙齿和银牙齿，终究是童年时一个旖旎的梦啊！